

海上文学 百家文库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上海文艺出版社

周瘦鹃
秦瘦鸥 卷

037

037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上海
文艺
出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 37, 周瘦鹃、秦瘦鸥卷/徐俊西主编;

栾梅健编.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5321-3833-3

I. ①海… II. ①徐… ②栾…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③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93228 号

总 统 筹: 郑宗培

统 筹: 曹元勇 赵南荣

责任编辑: 吕 晨

装帧设计: 袁银昌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37

周瘦鹃 秦瘦鸥 卷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徐俊西 主编 栾梅健 编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常熟华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 插页 5 字数 237,000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833-3/I·2944 定价: 37.00 元

凡 例

一、凡是从 19 世纪初期到 20 世纪中叶,曾经在上海生活、工作并在文学史上取得重要成就或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已故作家均可入选(当代参与集体创作的作家不受此限)。一经入选,其后在上海写作的作品也可备选。

二、入选作品包括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文学创作含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文学传记和话剧、戏曲、电影剧本,文学理论含文学批评。一般不收文学史著作和翻译作品。

三、入选作品包括不同的风格、流派、样式和学术观点。不分雅俗,无论新旧,力求多元互补,汇集百家。

四、文库以作家为目,视作家的地位或收入作品的篇幅,可一人两卷,一人一卷,也可几人合为一卷,总计为 131 卷。个别重要作家作品由于版权等原因,暂未收入本文库,以存目标明。

五、入选作家所收的作品,一般以其在上海地区从事文学事业的成就和影响为依据,长期生活在上海、笔耕不辍的作家,所编的篇幅较多;曾短期在上海生活工作过、但主要作品不是在上海创作的作家,所编的篇幅则较少。

六、文库卷次的排列以作者的出生年份为序,同年的以姓氏笔画为序;多人合卷的以成就较大者列前,其他的按出生年份排序。

七、每卷卷首有文库“前言”,卷末有该卷“编后记”和“文库总目”;文库末卷为文库全部作者和入选作品的“总目录索引”。

八、选文一般使用入选者的全集或文集中的版本,或其他通行本以及散见于报刊的重要篇什,并注明出处。

九、每卷选有作者的照片或画像、手迹、书影等。

2008年8月

前言

徐俊西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 131 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 19 世纪初期至 20 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 270 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 6000 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

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在编选过程中除了直接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编委和有关人员的通力合作，还得到入选作者的家属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信息和资料，特此铭记，以表谢忱。

2010年3月

目 录

凡例	1
前言	徐俊西 1

周瘦鹃

旧约	3
旧恨	8
脚	11
留声机片	16
父子	23
十年守寡	30
此恨绵绵无绝期	35

秦瘦鸥

秋海棠	43
编后记	302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总目	305

旧 约

斜阳下去了，天已夜了。河边散步的人都已散开去了，四下里渐渐寂静，没有声响，但听得远处闹市中还有车马箫管之声，杂在一起，隐隐送到这个所在，却好似在别一世界中了。河边一只游椅中，坐着一个少年，脸色沉郁得很，不时望着那半天星月，长吁短叹，又喃喃自语道：“交易所，交易所，原来是陷人的陷阱！我可就落在这陷阱中了，那蚀去的两万块钱，明天拿甚么还与债主？手头一个钱都没有，这便怎么办？”说时，望着那黑魑魑的河上，眼前陡的起了一种幻象：仿佛见一座挺大的牢狱峙在那里，开着两扇牢门，似是一头猛虎张开着大口，等他进去，好不可怕。那少年一阵打颤，忙把两手掩住了脸，不敢再看这个幻象。当下呆坐了一会，似乎已打定主意了，蓦地长叹一声，站起身来，仰天惨呼道：“生不如死，死后就能逃去一切苦痛，我还是死罢！”便颤巍巍的直赶到河边铁阑干旁，两手紧握着栏，把上半身弯倒在栏外，预备两脚向上一纵，一个倒栽葱栽到河中去。谁知正在这当儿，猛听得背后起了一片脚步声，早有人把他紧紧抱住，一边说道：“好好青年，甚么事不能设法，哪里没有生路，却偏要向河中觅死路去。”那少年没奈何，只得离了铁栏，回过身来，抬头瞧时，见是一个衣冠齐整的中年人，口中噙着一枝雪茄，立在那里，两眼停注在自己身上，脸色十分和善。那少年倒觉得忸怩起来，低着头一声儿不响。那中年人又

道：“到底是为了怎么一回事？快和我说，我或能助你一臂。你瞧那黑黑的水，发怒似的流着，何等怕人，你为甚么去乞灵于它？难道除了它再没有旁的路么？”少年叹息道：“没有路了。不瞒先生说，我身上正负着二万块钱的一笔大债，明天须得还与债主。但我除了一身之外，不名一钱，因此赶到河边来寻一个归宿之地，撒手离了世界，这笔债也就逃去了。”那中年人道：“但你这笔债又怎样欠下的？可是为了平日间狂嫖滥赌，有荒唐的行径，才挥霍去了这二万块钱么？”少年摇头答道：“并不是在嫖赌中挥霍去的，只为起了个发横财的妄想，张罗了许多钱，一古脑儿去买那交易所现股。起先情形还不恶，竟能赚进几个钱，但我还希望它飞涨起来，比本钱涨上几倍，方始脱手。谁知不上几时，交易所的西洋镜拆穿了，股票的价值越跌越低。我慌了，生怕它末后连一个大钱都不值，急忙卖出。合算起来，除去收入的数目料理一部分债务外，还足足欠人二万块钱，明天无论如何必须归还。然而我的路都已断绝，又向哪里去设法呢？”那中年人叹道：“唉！交易所不知道已坑死多少人了，你为甚么也妄想发财，陷到这陷阱中去？要知我们既在这世界中做人，应当劳心劳力的去做事，得那正当的血汗代价，若要不劳而获，世上哪有这种便宜的事。你平日可有甚么正当的营业么？”少年道：“有的。我本是高等商业学堂银行专科的毕业生，离了学堂以后，就在市立银行中办事，充出纳部的副部长，每月也有一百块钱的薪水，年底分红也很不薄。”中年人道：“如此你前途很有希望，将来发扬光大，也未必不能成一个富人。为甚么不好好儿依着这正路走，偏自轻意走到那邪路中去呢？你可有父母，可有兄弟么？”少年道：“父母单生我一个人，并没有兄弟姊妹。父亲也已去世十年，如今单有母亲在家。”中年人道：“好狠心的人。你发财不成，自管觅死，便抛下你母亲孤零零的过活么？”少年道：“这也是没法的事。我本来很爱母亲，很要使她享福。但是事已如此，哪里还能顾到她老人家？”中年人道：“大好青年，应当在世界中做些事业，好好儿奋斗一场，自杀的便是懦夫、是弱虫。即使做错了事，也该

设法改变过来，万不能一死自了，把你父母辛苦抚育你长大的身体断送了。”少年颤声说道：“先生，请你不要苛责，我们立地做人，谁不爱惜他的性命？瞧那花花世界，何等可爱，谁不想长生不老，永远厮守着。像我今夜这样，割舍一切要投身到河中去，也叫做无可奈何呢。先生请便，我管我死，你管你走路罢。”说完，旋过身去，仍要向铁栏干畔走。那中年人却一把扯住他道：“算了，算了，没的为了二万块钱牺牲性命。我自问还有这能力助你一臂，我们且来商量一下子。”一边说，一边同着那少年在游椅中坐下。接着又道：“我听了你的谈吐，知道你实是一个诚实的少年，堕落还没有深，发达也甚是容易。你要二万块钱还债，我此刻就签了一张支票给你。不过我有一个条件愿你遵守，以后不许再做那种不正当的营业，好好的仍到那市立银行中当你的出纳部副部长，每月一百块钱的薪水，似乎尽够你们母子俩的用度，市立银行是一家很发达的银行，照你这一百钱的薪水算，明年此时至少有二千块钱的分红。今夜我给你这二万块钱，完全是借贷性质，虽然不须借据、不须付息，但你年年今夜，须到这里来还我二千块钱，十年分十期，理清这笔债，你可能答应下来么？”那少年做梦也做不到一条绝路中，却忽然开出一条生路来，当下感激涕零，不知道该说甚么话才好，支吾了好一会，才嗫嗫嚅嚅的说道：“先……先生，我甚么都愿答应，以后定要依着正路走，决不再堕入魔道了，一年二千块钱我也敢答应的。”中年人很高兴似的说道：“这样再好没有，我们准定照这样办，年年今夜我在这里等你的二千块钱。在这一件事上，我能见你的人格如何，你可不要失约啊！”少年连应了几声不敢，他便从身边掏出一本支票簿来，就着一边街灯下面，签了一张二万块钱的支票，给少年藏好了，又安慰了几句，便说一声再会，三脚两步跑去了。少年随后喊道：“且慢，请问先生尊姓大号？”那中年人似乎不听得，飞一般跑去。少年又大声说道：“先生记着我叫做胡小波，我叫做胡小波。”那时星月在天，照见那中年人已在街角上跳上一辆马车，渐渐远去了。

胡小波得了那二万块钱，第二天把债务一起料理清楚，顿觉心

头舒服，身上轻松，放着一副自然的笑脸回去见母亲，把前后的事都说了出来。母子俩哭了一回，笑了一回，又悲又喜。他母亲更不住的念着佛号，要替那不留名的大恩人供长生牌位。小波银行中的职位原没有辞退，自然照常前去办事，前几天满面愁云，如今可换上一副笑脸了，映着那出纳部柜台上明晃晃的黄铜栏杆，更见得神采飞扬。他心中已立定主意，从今天起可要从新做人，依着袁了凡氏“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的两句话，脚踏实地做去。他心中、脑中，深深刻着那夜预备投河时的情景，又牢牢记着那恩人的一番金玉之言，把一切发财的妄想、行乐的恶念，全都赶走了。每天到银行中，勤恳办事，再也没有旁的意念来扰他的精神。第二年年底，他喜出望外，竟得了三千块钱的分红。暗想：这回就能付清十分之一的债款了。到了那和去年同月同日的夜中，就揣着三千块钱的钞票，守着旧约到河边去，会那不留名的恩人。坐在游椅中，回想去年此时情景，真觉得感慨不浅。但是这夜从七点钟起，直等到十二点钟，不见那恩人到来，河岸草地外的大街中，除了曾有一辆汽车开过外，并没有旁的车子经过，走过的人也不多，没一个到河边来的。小波没办法，只索没精打采地回去。明天到银行中，就用了不留名先生的名义，把三千块钱一起存下了。以后一连几年，小波兢兢业业尽心在银行中，他的职位已从副部长升到正部长，每月的薪水既加多，每年的分红也加厚了。他母亲见儿子一年胜似一年，常常嘻开了嘴笑。每年到了那一个投河纪念的夜中，他总揣了二千块钱到河边去，然而一总也不见那恩人到来。他心中好生诧异，想那恩人可是打算把二万块钱的债务取消了么？但他仍不敢动用一钱，把分红所入一起存入银行。曾有两回在各大报纸上登了封面广告，访寻那不留名的恩人，却一封回信都没有来。他一年年依旧守着旧约，却一年年失望回来。到了第十年上，小波一查银行中的存款，连本带利已有了十万块钱。等到了那夜，便提出八万块钱一张支票，仍到河边去，预备把旧债加上几倍，还他八万，借此表示自己的感激之心。说也奇怪，这夜

他刚到河边，那恩人早已在游椅中坐着等他了。一见小波，便立起来和他握手道：“恭喜，恭喜，十年来你已完全换了个人了，银行中挣下多少钱，可有十万么？”小波笑着答道：“已有十万了。十年来每逢这一夜，我总守着旧约，怀了那笔钱到这里来，但总不见你老人家践约。我没法想了，又为的不知道尊姓大号，没处可送；登了广告，又不见回信，于是只得把钱存入银行。今天我预备和你老人家打消这笔旧债，十年前的二万之数，加利奉还。”说时，忙把那张支票双手递与那中年人，眼中不觉落了两滴感激的热泪。那中年人却把小波的手儿一推，带笑说道：“小波，算了，这笔债早就取消。我不是别人，便是人家称做中国丝王的洪逵一，家资千万，还稀罕你这八万块钱么？当初我给你二万，本是可怜见你，存心送给你的。只怕当时不是那么激励你一下，你就没有这一天呢。但我还须向你道歉，十年中失了九回的约，累你白白等我，真对不起得很。每逢这一夜，我原也坐着汽车经过这里，瞧你来也不来，十年中你竟一回不脱，足见你真真是个不可多得的君子，使我佩服极了。”小波听得他就是丝王洪逵一，几乎一吓一个回旋，当下忙又说了好多感激的话。洪逵一瞧着小波，又笑问道：“小波，你有了那十万块钱，打算怎样？可要开一爿交易所玩玩么？”小波忙说：“不敢不敢，目前中国没有完备的造纸厂，还是去开一爿造纸厂，不知道逵翁意下如何？”洪逵一道：“这意思很好。我再助你十万基本金，你自管好好儿办去。”

第二年春上，胡小波便辞去了银行中的职位，开办造纸厂了。不上三年，已很发达，中国的报界、出版界，全都用他厂中的出品。一年年过去，差不多已和洪逵一的丝业分庭抗礼，小波名利双收，好生得意。他得意中的第一事，就是洪逵一才貌双全的女公子德英，已做了他的夫人了。

钝根曰：世间尽多投机失败之人，世间必无赠金救命之洪逵一。吾愿沉迷于赌博商业者，立地回头，勿冀有洪逵一之后援，而犹思作孤注之一掷也。

旧 恨

西湖上僧寺尼庵，是很多的。梵贝声声，常腾在湖面清波之上，和那些轻舟荡桨声，互相唱和。单表涌金门内，有一座尼庵，叫做“正觉庵”，庵中住持是一个老尼，叫做慧圆，今年已七十岁了，拜佛念经，已销磨了她五十个年头，湖上众尼庵中，要算她资格最老，大家也知道她是个笃志的佛弟子，对于佛事是再虔诚不过的。

这一天是三月中暖和的日子，慧圆师太做了日常的功课，在院子里晒太阳，手拈佛珠，口中不住的念着“阿弥陀佛”，接连也不知道念了几千遍了。末后那太阳已在西天沉下去，一道道黄金色的光线，照在院中几株白桃花树上，把那白桃花的瓣儿也染了黄色，仿佛在那里微微的笑，小鸟啾唧上下，啄那落下的花瓣，有时互相争啄，啾唧声便闹成一片。经堂上时有磬声，镗的一响仿佛打到慧圆师太的心坎上，使她忘却一切尘世的烦恼，就这一个院子，此时也像变做天堂的一角了。但在半点钟前，慧圆师太却听得了一段很凄惨的话，所以她这时口头虽念着阿弥陀佛，心中却酸溜溜的，老大的不得劲儿。原来前天庵中来了一个新披剃的小师太，拜她为师，法名叫做小慧。这小慧出落得花容月貌，年纪不过二十三、四，本来是城中黄公馆里的小姐，嫁与一家姓沈的，真个郎才女貌，再美满没有了。哪知天妒良缘，结婚不到一个月，她丈夫忽的害病死了，她心碎肠断，万念皆灰，抛下了锦绣衣裳，珠钻首饰，剪去了

青丝，换上了袈裟，竟在这尼庵中留下了，任是她老子娘和翁姑们苦苦拦阻，全都没用，可怜这一枝艳生生的好花，从此就在蒲团经卷间讨生活了。慧圆师太就听得了这么一段惨史，心中不知怎的，竟有些难受起来。这当儿她耳听着鸟声啾唧，眼瞧着斜阳渲染的白桃花，禁不住把前尘影事，一起勾摄了起来，虽然隔了五十年，她心上还是清清楚楚的。可是五十年前，她也是一个红颜绿鬓的姑娘，活泼泼地享受那妙年时代应得的幸福，到得她情窦既开，识得情爱时，她也就蹈进情场去了。她的意中人姓刘名唤凤来，那时刚经高等学堂中毕业出来，两下里只经得两度会面，就发生了情爱。他们的处境很好，情海中一帆风顺，毫无波澜，又经了两家父母的同意，彼此订婚了。他们都是苏州人，生长苏州，订婚后，凤来想闲居在家，可不是事，就挟了一张高等学堂的毕业文凭，到上海去谋事情做。谁知上海地方，竟像是青年的陷阱，心志不坚的，往往要堕落下去。凤来本是心志不坚的，到上海后，结交了几个无赖朋友，镇日价狂嫖滥赌，不但不找事做，反常常寄信到家中去要钱，他父亲先还汇了几回钱去，末后知道他在外荒唐，也就置之不理了，他母亲托人到上海去找他回来，他却避走了。手头既没有钱，可就为非作恶，鼠窃狗偷。一天上海报纸的本埠新闻中，忽登着一节新闻，说有苏州少年刘凤来，流落在沪，前天因取了一家银行中的空白支单，向十多家商店中冒取货物，给包探查到，捉将官里去，判了西牢一年的监禁。那时慧圆的父亲在茶馆中看见了这报纸，吓了一跳，回去便含着两包子的眼泪，向女儿说，一壁向刘家去退婚。慧圆一得这消息，伤心已极，就晕过去了，接着病了好久，病中兀是记挂着凤来，心想自己一生所爱的，除了父母以外，就是这一个刘凤来，一生希望也全在凤来身上，不料他竟堕落到这般田地，父亲虽向他家退婚，但我既专爱这人，更有何心再去嫁旁的人，于是打定主意，削发空门。那时她正在预备嫁时衣，便一起剪破了，病愈后竟趁着她老子娘不在家里时，一个人往杭州去，投身在这正觉庵中，剪下了万缕青丝发，寄回家去。她老子娘拗不过她，只索听她，

不过时常来探望探望罢了。从此以后，她就借着这尼庵四堵高墙，和那繁华世界隔绝，寂寂寞寞，过这无聊的岁月，把她的心儿魂儿，全都贯注在经卷上，竭力忘怀她那件刻骨伤心的事。可是她既然自愿来做尼姑，要借这尼庵做个埋愁之地，对于拜佛念经这些事，自然比旁的尼姑勤恳得多，因此庵中住持最器重她，百事都得和她商量，末后住持死了，临终时就把这庵交给她。她进了庵十年，老尼姑都死，刘家也早已割绝，没有甚么消息，刘凤来更不知道哪里去了。如今她在庵中已做了三十年的住持，仗着那些信佛的奶奶、太太们往来得勤，香火十分旺盛，她吃饱、着暖，倒也无忧无虑的过去，她的那颗心也变了个古井不波，再也不想起刘凤来了。只为今天听了小慧的一段惨史，不觉连带着想起自己的事来，心头起了一种说不出的奇怪感觉，一时推排不出，当下便悄悄地自语道：“唉！小慧！还是你有幸，一抔黄土掩住了你丈夫的骸骨，那一缕幽魂，可已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可怜我做了大半世的人，还不知道那人的下落咧！”说着，老眼中润润的，几乎滴下泪珠儿来。

正在这当儿，她忽的记起，前天妙灵庵中的住持来说，今天有一位法名静因的普陀山高僧到来，顺便参谒各庵，大约傍晚六、七点钟要到这里来，眼看着斜阳将尽，暮烟欲燃，似乎正是这时候了。当下便立了起来，撑着拐杖向外边经堂走去，走不到几步路，却见那小慧匆匆赶来，说那普陀山的静因和尚已来了，先在经堂中礼佛，再来拜见师父。慧圆不敢怠慢，即忙到经堂中去，果然见一个白须、白发的和尚，正跪在当中一个蒲团喃喃念经。听了那声音，慧圆的心中顿时一动，想这声音怎么很熟？十停中倒有六停，像那五十年前的刘凤来，不要我今天偶然想起了，耳朵便来作弄我么？到得那高僧念罢了经，起身回头时，四个眼睛，忽在长明灯下碰了个正着，面貌虽有变动，这眼睛是变不了的，那高僧低低的说了声：“噢？”退下了一步，似乎打颤起来，这边慧圆却微微一笑，念了声“阿弥陀佛”，扑倒在面前一个蒲团上，小慧即忙赶上去瞧时，见她师父已圆寂了。

（载《礼拜六》第一百五十五期）